

第三幕：廿载浮沉万事空

出场人物：秋白、杨之华、冯雪峰、鲁迅、宋希濂、向贤矩

第一场

场景：鲁迅家

情节背景：

据有关文献，有如下的记述：

1932年初夏，冯雪峰陪同秋白、之华拜访鲁迅。

1932年10月9日：《周海婴记忆中的父亲》：……1932年10月9日，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写道：“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像玩具一盒’。……我仔细一看，匣盖面呈黄色，里为白色，何先生还亲自以清晰透丽的笔迹，按顺序写明零件的名称，各有多少种，多少件，连有多少颗螺丝、螺母都写得一清二楚，毫无遗漏。……”

1932年12月23日深夜，陈云受中央派遣到鲁迅家，负责转移他家避难的秋白夫妇。陈云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，“鲁迅将秋白夫妇送至门口，就向秋白同志说：‘今晚上你平安地到达那里以后，明天叫人告诉我一声，免得我担心。’秋白同志答应了。一会儿，我们三人出了鲁迅的房门下楼去，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说：‘好走，不送了。’当我们下半段楼梯的时候，我回头望望，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，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上，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。”

1933年2月16日，英国戏剧家萧伯纳访问中国，先到上海。宋庆龄热情接待了他，并由蔡元培、鲁迅等作陪，在福开森路世界学院特意组织了由上海各界名流参加的欢迎会，请萧伯纳作了讲演与答记者问，轰动了上海舆论界。鲁迅觉得很有必要编一本关于萧伯纳在上海的书，便与秋白商议，秋白欣然同意，于是他们投入了紧张的合作：由许广平与杨之华负责搜集和剪贴资料，鲁迅与秋白分别写了《序言》和《引言》。鲁迅写道：这本书“是重要的文献”；瞿秋白称赞萧伯纳是“为光明而奋斗的、世界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朋友。”《萧伯纳在上海》一书编好后，鲁迅与瞿秋白共同用一个笔名“乐雯”（由鲁迅另一笔名“隋洛文”化用）署名，并交野草书屋于是年3月出版。

1933年3月鲁迅到秋白的新居看望，带来堇花一盒，以作乔迁之贺，并将清人何瓦琴的联句：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书写成条幅相赠。

1933年9月1日上午，天空下着绵绵细雨，鲁迅特意选择这样的阴雨天，以摆脱特务的盯梢，他和许广平带着小海婴来到秋白住处。两人见面后很少客套，很快便切入主题，讨论文字改革和文字发音。秋白对粤语陌生，特意找出几个字，请许广平用粤语发音。

秋白写作速度惊人。鲁迅家每日午饭后至下午3时为休息时间。这时秋白便关了房门，静静地伏案而写。等午睡起床，他便拿着刚刚写就的杂文一二篇请鲁迅过目了。秋白工作往往废寝忘餐，但由于劳累过度经常咯血。鲁迅劝他注意休息，他总是笑而作答：“老毛病了，不必担虑。”

秋白夫妇访鲁迅。秋白时常跟随之华的口吻，亲切地称呼鲁迅为“大先生”。

桌上放着一大堆报纸、杂志。

鲁迅、秋白夫妇三人围着桌子剪报，边剪边谈。剪贴功夫已做完了，开始把剪好的分类。

之华：大先生，您夫人和海婴为什么还没回来？

鲁迅：我叫他带海婴出去，到弄口那熟人家聊聊，盯梢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。近这几天风声比较紧。

之华：那么我们不多等了。这盒玩具是给海婴的，是秋白选的。

鲁迅：你们太浪费了！我最近在报上的广告看到，这是很时髦的“洋积铁”，之前，我们只知道“积木”。你们真的又费钱，又费心了！亲友们说我宠坏了他，其实是你们！现在的孩子比我们小时幸福多了。那时候，哪儿有洋玩具，都是纸糊、泥捏、或木头、竹片编的。哎呀，每个零件都注上中文！可惜他还没识字。

之华：几岁了？

鲁迅：他还没满两周岁，要等一两年才启蒙呢。雪峰告诉我，你们的女儿还留在那边，几岁了？

之华：十二了。

鲁迅：名字呢？

之华：独伊。

鲁迅：这个名字不像海婴那么浅白。

之华：没什么深意，就是不想多生多养。

鲁迅笑说：也可以解作“独一无二”！——然后换个语气说：小小年纪无依无靠，独自留在国外，不简单啊！

之华：都习惯了，她有她的小天地。

秋白：情况稳定后，希望能把她接回来。

之华：大先生，我们动工吧，争取时间！

鲁迅：先喝点茶。

秋白、之华：谢谢，谢谢。

之华：报道说萧伯纳这位老人家谈吐很有特色，很幽默。我们只管讽刺，很少懂得幽人家一默。

鲁迅：对，连幽默这个词也要让人家启发。

秋白：幽默是生活情趣；但用它来对待我们这样顽固的社会，是隔靴搔痒。

鲁迅：幽默是花，不是毒草。但得有适当得社会土壤和气候，目前在我们还没具备呢这些条件。我很了解秋白兄的感受，用幽默的语调或文笔来谈，来写中国的现况的文章，很难引起我内心的微笑。

之华：萧伯纳也接受诺贝尔奖，您为什么拒接提名呢？

鲁迅：我比他矮，你看，我站在他旁边，仅到他的肩膀。——一天幕上打出鲁迅、萧伯纳和蔡元培三人的合照。

之华：大先生对自己的事情，总是轻描淡写。

鲁迅：承认比他们矮，也是自知之明。我们说“著作等身”，但我们矮，就算“著作等身”也不见得怎么了不起，说他“著作等身”，那才惊人啊！

秋白：大先生太谦虚了。您比谁都清楚，文章的高低，不在多少，更不在长短，全视环境的需要。当前我们文坛的斗争，是短兵相接，匕首比长枪更有用场！

鲁迅，听着，喝一口茶，颇有感触地说：我们这些以买文为生但又不肯出卖灵魂的人，吃的是草，挤出的是奶。还要不时受到旁敲侧击，冷嘲热讽，甚至谩骂。指出时弊。是我们的天职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忍辱负重。以我们俩的笔名为例，你逼得自谦，把天职说成是勉为其难的“犬耕”，我呢，对他们把我诬蔑为“堕落”文人，我就把“堕落”讹作“隋洛”，一笑置之。

秋白：大先生，姜，还是老的辣！但自谓“犬耕”，却并不是自谦。我根本不是参与建党，领导党的料啊！党内，如果要找个恰当的人作“牛耕”、“马耕”是有的。润之兄就是个佼佼者。他力主中国革命应以农民为主，以农村作根据地。很有远见，又能从实地考察中得出正确的结论。中央却打击他，排挤他，认为他违反了革命应以大城市为中心，以工人为主力的策略。

鲁迅：你太低估你对革命的贡献。就算如你所说，是“犬耕”，但在这块荒芜的大地，“犬耕”也是个开头。我也不否认有日由你说的“牛耕”、“马耕”的人来接手，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。说实话，在上海搞不起来，吃了大亏，看来剩下的一条路是到农村去。这条路是悠长的，得由你们年轻的把它走出来。

秋白：今天有幸聆听大先生的话，回去得三思。谢谢您得勉励。时间不早了。——秋白站起来与鲁迅握手，准备告辞。

鲁迅，边握手边说：哪里、哪里。我只会说，没行动。

秋白：大先生给我们在精神上、舆论上的支持是无法估计的。

鲁迅：只尽我的一分微力。那副对联，等裱好了，自会送上。要多保重！

天幕上打出鲁迅先生手书清人何瓦琴的联句条幅：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。

第二场

场景：宋希濂的办公室

情节背景：

秋白被捕，囚宋希濂营中，接蒋密令，宋传达已见。

“4月下旬，我（宋希濂）在医院接蒋介石南京密电，称‘据可靠情报，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虏群中，务必严密清查’。我立即命令师参谋长向贤矩执行，先在108旅方面清查，一个个俘虏均加以细细辨认和盘问，都没有发现线索；又电告保安第十四团，几天后得复电，说俘虏中有个可疑的人，自称林琪祥，上海人，但操苏南口音，面容消瘦，职业医生。我即命令师参谋长亲自前往，速将此人解往长汀师部审问。”

据之华说，秋白一上路，就有人向国民党告密。

1935年5月9日，瞿秋白被解押到汀州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

军法处长吴淞涛汇报后，宋命令下属先不要再提审秋白，并批了‘优裕待遇，另辟间室’八个字和宣布六条措施：一，另辟一较大的房间，供给纸张笔墨和现有的古书诗词文集，备书桌一张；二，新购白裤褂两身，布鞋一双；三，按三十六师‘官长饭菜’标准供膳，需烟酒时另备；四，每天允许在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两次，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，房间门口白天可不设武装看守；五，自师长以下，一律对瞿秋白称‘先生’；六，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。”

宋希濂与同僚师参谋长向贤矩在办公室商谈，开头一段时间听不到他们在谈什么。

宋希濂说：当南京发来第二次密电，催促我们清查，确保不让他漏网，我就得提前出院，亲自处理这个天字一号案件。老子说，治大国若烹小鲜。如何处置他，我们也要仔细安排，不得粗枝大叶。总体来说，要尊重他，以精诚的态度打动他。他是个有头脑，有信仰的人物，用对待一般俘虏的威逼利诱劝降方式是没用的。我会作最大的努力说服他，务求不负众望，也免得我的手沾了他的血！

宋希濂踱来踱去。拿出一根香烟，但没点着，边盘算边说：你记下来，向有关部门传达：一、给该被俘虏人员另辟一个房间，备书桌一张及纸张笔墨，并供应他需求的古籍和诗词文集；二、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，按本师官长饭菜标准供膳，另备烟酒；三、全师上下，一律对他以“先生”称呼；四、每天可在院内散步两次，禁止对他使用镣铐和刑罚；没有我的手令，不得私自提审。——他略停一会儿，你看他还需要什么？

向贤矩看出上司对秋白的尊重，甚至有点好感，就放胆提议：“他被捕时，没有什么衣物。也许给他添点内外衣，以便替换。”

“好的，你去问他的尺码，给他买一两套现成衬衣和裤子，也顺带给他买双布鞋，然后报销。”

向贤矩走后，宋叹一口气：瞿秋白，你这个烫手山芋，为什么落在我手里呢！

第三场

场景：鲁迅家

情节背景：

鲁迅接之华接字条：秋白病垂危。

4月初，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建人收到秋白的来信。得知秋白在狱中挨饿受冻，如果有切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作保，是可以释放的。在

鲁迅、周建人、杨之华忙于找铺保时，国民党报纸刊登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，使他们的营救计划成了泡影。

冯雪峰匆匆进门。

鲁迅：等了你好半天了。（平常遇事镇定的鲁迅，这回显得很焦急）

冯雪峰：先生，我在打听有没有新的消息。

鲁迅：这是我昨天下午收到的信。说着把信递给雪峰。

雪峰把信打开，凝神地看。台上播出信的内容（秋白的声音）：“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，分别多年没通消息，不知你的身体怎样，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，没有上学。二年前，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，病又发了，到福建上杭养病……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并不是共产党员，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，有殷实的铺保，可以释放我。”

冯雪峰：你怎样认定是他呢！

鲁迅：还有谁给我写这样的求救信！他化名林祺祥，双木为林，暗谐瞿字上头那两个目字。他另一个名字叫“霜”，里头也有木和目。——鲁迅叹一口气，继续说：我认识的店铺不多，一时想不起适作担保的。鲁迅的声音越来越低沉。这时候他的肺部已出了问题，健康明显地走下坡。

冯雪峰：跟内山书店谈谈，准会帮个忙吧？

鲁迅：我担心内山这样一家书店，跟秋白信里自称的身份不符，会暴露他的身份的。

冯雪峰低下头，埋在双手里，一时无计可施。

鲁迅：现在离他被捕相隔十多天了。近日的传闻，似乎对他很不利。店保可能已不济事。我昨天晚上托寿裳转告蔡元培。他是蔡的秘书。秋白的命运全握在国民党手里，解铃还

是系铃人，我只好破例在国名党高层上打主意，祈求还有一线希望。

冯雪峰：先生想得周到。许先生是您的挚友，又是蔡元培的一位得力助手。以蔡元培的声望，为他说个情，说不定老蒋刀下留人。

鲁迅：但愿如此，秋白如有不测，在文化上的损失，真是无可比喻。

鲁迅接着又叹一口气，自言自语地，低声吟诵他喜爱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：“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。”